

世上还是好人多

●吴结应

近来，随着《贵旺》一文侥幸被《家乡》杂志社公号选登，众亲抬爱，奔走相告，大家似乎觉得本人写小说是个传奇。在纷纷浏览转发一阵热闹中，不到一周，浏览量就达4500多。相比前后被选登的，足足多个千位数。尤其是在故乡，人们说《贵旺》、忆“贵旺”，一时成了地方的新闻。个中原因，“贵旺”是个好人！又为了感谢众多的好人——大家，我多次在公号“留言”，最满意的是卡夫卡的“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说实话，我的创作与一次玩笑相关。开诊所的内弟因门可罗雀而情绪低落，自我封闭式沉迷于网络言情武打小说，天王老子来了，也爱理不理。长此以往，令人担忧。我说：“你要看小说，我写点给你看吧”。

玩笑竟至成真，与后来自己不可名状的需求也有关联。兴许是自己看多了，愁多了，总觉得周边乃至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似乎缺少了我内心也是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为此，我专门写过《自由吟(并后记)》《赠蝉友》《蝈牛》《依韵和长乐兄(溪边)》等，我始终在找寻并讴歌世上一切的真善美。但这仅是诗歌，扁舟般狭窄，“载不动，许多愁”。我最长也只是《二月菜花黄五十韵》，但确实不下我的体验和我的初衷。其中最简洁的就是刚引的卡夫卡所吐珠玑。是的，人人离开“本土”，却又怀念“故乡”。我之于“本土”“故乡”的理解，就是真善美的人性，我觉得这是人原有的。我在3月份曾在村群中发过一首劝世的《村事偶记》，11月增作《乡村和》和《蝈牛》，并以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朋友圈方式全方位投放网络。所有这些努力，意在救赎，在唤醒，在招魂，在摆渡，哪怕微有效果，也是一种价值，一种循循。

忽而想到善男信女们常说的：渡人先渡己，渡己先渡心。这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谛！兴许是家道中落家境困窘，幼小的我经历诸多冷嘲热讽，体会世态炎凉，深知苦难。我对周遭的嫌弃、冷眼与鄙视习以为常，久之，便不放

在心上，而是解放自己，孤独地去找寻热情、温暖与欣赏。大概是读初二吧，有一次放学回家，同路的有查家湾的根和同学，我忽然莫名地告诉他：“我要修心”。他立马一拳送过来，边送边问：“我看你修得如何？”作用力不大不小，我竟没有回手，但也没有把另一面脸送上去。这是善缘对我的初次考验，或可算作渡心之端。心中有“好人”，便能“遇见”好人。我一直称我的好人为恩人、贵人！刻骨铭心的好人最早有高士中学的王友桥先生，王学礼先生，张小萍先生。人在一生中会遇到一个贵人，足以改变命运，脱离苦海，而我在初中一下子就遇上了三位，这是怎样泼天的恩施啊！

1977年初二按成绩分甲乙班时，两个班120个同学列队肃静地站在教室前面的场地上。王友桥老师开始点名了，“进甲班的同学……吴一结一应一……吴结应！”先是小声，后是高喊，而我还在迟疑，因为同年还有那个叫“胡结应”的，我生怕听错，一旦出列可就又来冷眼了。“就是你！”王老师干脆指着我了。我这才踏实走进甲班队伍中。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被社会重视。这是我人生由暗淡走向光明的转折点。

同一学期，王老师又来家访了。惶恐、兴奋、尴尬，一股脑的涌了上来。从来没有拿工资的人进过只有两间半屋的我的家啊。父亲在漳湖大咀“种洲”(移民开荒)，母亲也没有什么准备，擦了擦板凳请老师坐下后赶忙泡了粗茶，我们那时叫茶灰茶。农村妇女哪直面过拿工资的人！好在交谈中，得知老师是赵老屋的，母亲胆子才大一点，因为她的娘家屋——蛇屋就在赵老屋北边。“老师您先坐一下，让结应陪陪你”，说完就去厨房了。王老师舍前舍后村南村北看看、问问，我怯怯地跟在后面应答。等我们再进自家那黯淡的堂屋时，母亲端出了热气腾腾的一碗“糖鲜蛋”。是那时代高规格待客的礼节，因为四个鸡蛋两角四分线，可是孩子半个学期的书费差两分，生活必需品——食盐，一斤都只要一角五分。我是兄弟姐妹六七七个中唯一在过生日时有点特别的，那就是有这样的口福。母亲的舍得还不是因为来了好人，堪称大人物呀！

此后不久，学校依老师家访材料——住的、吃的、穿的、用的、欠的(超支户的超支额)，发了4元的助学金。4元啊！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温暖，什么是雨露和阳光。

《贵旺》选登乃至创作之前，我就写过《忆张小萍先生提撕三首》，且引一首于此：

九数开蒙君厚眷
授书怀抱提携见
垂思未报叹归乡
但梦春风来对面

六十一岁的我，尽己所能，大胆为老师奉诗，这是第一次。这可是四十七年的刻骨铭心！

记得一次普通考试——期中考试之后发生的事情。我的数学成绩让她触目惊心——一半的一半！但她没有嫌弃、冷眼和鄙视，而是多次叫我课后午休时去她宿舍。那是一个炎热的季节，她耳提面命，赠我以书——一本《对数表》。那样物资匮乏的岁

月，什么样的人会给书给穷小子啊！这善缘这福报是怎样得来的呢！我不信阴功，我只信恩德，只信好人。张老师救了我，渡了我！我怎能辜负恩师的栽培！在强大的信任、鼓舞、感召的驱动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一场场“和风细雨”中，我这颗禾苗在期末考试成绩揭晓时，进入前三！这也让她触目惊心了。在接下来的1981年高考中，数学成绩比强劲的孟接兄高10分。

可我无法向她道喜，她没有喝上我一口喜酒，因为她作为下乡知青返回安庆了。也许她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梦里喝着“乳儿”的“升学酒”。此后，尤其是为人师后，我为什么自觉地“诲人不倦”“谆谆教诲”，以渡人的方式来渡己，因为，我有刻骨铭心的海深般的师恩。我应该薪火相传。但我这“风”有时有点猛有点急，何能及张小萍先生？

有谁在15岁读书时替老师批过试卷么？那是一种何等宠爱、信任、自豪！我不知自己怎么就得了王学礼先生的青睐。那是1979年初三最后半年。每次政治测试安排在周六上午。下午便被王老师叫去宿舍(跟张老师一样，那时宿舍同时也是办公室)。同样的试题对着答案，不用批六十遍，十来遍就记住答案了。其间还能发现同学们答题时出现的容易产生的各种错误。一个学期下来，您讲，政治学科不比别人强的话，那脑子真就有问题了。王老师算不算好人呢？

师德出现问题，在我看来是近十几年的事。那时的人们根本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不存在问题，讨论就是杞人忧天。所以，老师与好人差不多可以划等号，做学生的无需分直接老师或间接老师，也不管熟悉的还是陌生的，老师都是有求必应。我曾大胆地在校门口拦问过一陌生的并未直接教过我的大高个子老师，问“羯”字读音。(那时都不知道有《新华字典》，即使有，恐怕也不懂怎么查)他不仅教了，还带出一句“匈奴鲜卑羯氏羌”。我不仅记住了“羯”的发音，从此“匈奴鲜卑羯氏羌”似乎成了某种口决。

岁月啊，你带不走的何止是这一段记忆。

1981年的高考，也是那么炎热。考场没有电风扇。我汗流浃背。主监考老师说：“你把褂子脱了吧”，我说：“我没有穿背心”。主监考几乎从头到尾站在我身后打着芭蕉扇，场场如是！1985年分配工作后，从鹤滩中学到望江县城来见同学，在回龙路电影院一带，我与那高大文风度翩翩的监考老师擦肩而过，21岁的我竟没敢上前向“好人”问一声好，怕他记不得那件事而怪我神经病。这种多心一直害了自己。过了五六年，我在县城又见到好像是印象中不该模糊的那个贵人。而而此时他已由望江中学调到教育局教研室了。我的多心再次让我失去面对面致谢的机会，怕人鄙视为巴结而遭冷眼。尽管后来中考阅卷时，他作为语文阅卷组组长叫我去雷池市场买过办公茶叶，后来县里抽骨干教师到合肥听于漪等人做报告时，我们住在同一间房长达一个礼拜，而我只能把这“好人”藏在心底。既然当

初未求姓名，那就致谢不如践行吧。传承善良未尝不是最好的报答，就这样自我安慰吧。

感恩的心，自会看到值得感恩的人和事。能欣赏一切美好的事物，这是心的妙用。何况是这些“站在光里的英雄”。

1980年的那年暑假，也是一个炎天，我根据母亲的安排，趁早上凉一些，跟着同村的几个大人一道，去大咀挑回禾庖桶。大咀距东周屋近四十华里，路遥天热，中途往往稍驻茶棚，步行时长需四个多小时。本来好好的，谁知到了“孤老坝”，我犯病了。新漳河的“孤老坝”那时的意义于“种洲”人而言，差不多是“草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南坝上除日新桥边有不怎么开门的几间公家房屋外，就是遥遥的南北闸和二道闸。烈日当顶，饥肠辘辘，根据行程速度，应该是正午12点了。我跟踉跄跄到了日新桥和南北闸中间地段，实在撑不住，因为我得的是疟疾，高热让人头晕，口渴无力取水，寒冷时有颤栗。同行的大人说：“结应，你就走一会歇一会吧，我们先行一步，到了大咀，就叫你姐姐来接你”。

于是，正午的“孤老坝”上前后来里只剩一个十六岁的病人。我缓缓行，慢慢挪。约半小时前进了一公里。实在不行了，先是坐下来，后是躺下去。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差不多下午一点半了，我直起身子，望望四周，看看有没有从日新那边出来下田干活的，或许能得到一些帮助。天哪！真的天无绝人之路啊！孤寂中总算有点动静。一只小船悠悠从日新桥那边来了。临近，我努力地站起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朝船上人招招手，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

船靠岸了！人下来，扶我上船了！“呀啦，能喝点锅巴汤不？”“来，喝点吧。”

……他们肯定不是划到二道闸的，因为二道闸的南边是莲蓬大队的田地，北边是“三一”大队回民的田地。他们分明是吃过午饭出来下地干农活的，却一直将我送到河水的尽头。他们为我这十六岁的病孩子，来回要多花一个多小时，而且不假思索。

这是一次灵魂的摆渡！千真万确，汪汪的新漳河水没有拒绝我的热泪。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被爱的深沉。船上的人那么平凡，与我又素不相识，竟扶我上船，施我以餐，护我前行，这是怎样的爱？这是来自地上的爱。这是大道。

是的，这人间遍布着情义，在周围，在远方，千千万万。我想，于等待、接受、发现之时，不妨用赤诚、良善、行动，用心，营造我们共同需要的精神家园吧！无限感慨，以《摆渡》一诗蔽之：

世上仁人还是多
为时响唱善良歌
缘来缘去悠悠情
云卷云舒慢慢挪
摆渡开心常俯仰
吐吞俚语总推摩
细检寰宇暖晴处
赢得苍生尽舞姿



让记忆的花朵盛放无声(组诗)

●王双发

雪花，为春天的到来铺路
雪花轻舞，像梦的轻纱
在冬夜的怀抱中悄然降临
她们是天空寄来的信笺
承载着大地的温柔期待

每一片雪花都是一颗星辰
在冬日的夜空中闪烁着微光
大地披上洁白的婚纱
如同新娘等待春天的求婚
冰封的小溪在雪下低语
梦见春风解开她的禁锢

阳光，折射出希望的光芒
她们为春天的到来铺路
用纯净的心灵迎接新生
化作春水，滋润大地
唤醒沉睡的种子与嫩芽
她们是春的序曲

当最后一雪花融化成泪
大地苏醒，花开如海
春天的脚步轻轻走近
在雪花的祝福中，世界重生
万物复苏，生命盎然
每一缕春风都带着雪的温柔
在大地上留下的印记
成为春天最惊艳的诗句

越冬的鸟儿

鸟儿在武昌湖上翱翔
水面如镜，映出天光
湖畔的芦苇摇曳着岁月的诗行
静默的山峦，守候着一季的悠长

白鹭如雪，点缀在湖水中央
鸥鸟成群，在天际间舞动飞扬
它们带着北方的寒意
在南方的暖阳下寻找栖息的地方
鸟儿的羽翼，承载着季节的流淌
它们的鸣叫，是冬日里的乐章
在寂静中回荡，唤醒了沉睡的时光
日出，霞光染红了湖面，
越冬的鸟儿，迎来了新一天的曙光
它们在蓝天白云下，自由飞翔
心中无拘无束，满怀希望

越冬的鸟儿，见证了自然的苍苍
在这片水天一色的地方
它们用生命书写着不朽的篇章
当寒冬过去，春天再一次到来
鸟儿将再度启程，飞向那遥远的北方
而武昌湖，将继续守望明年的归航

拾起一枚月色

在静谧的夜空中漂泊
银色的光辉如流水
轻轻地洒在大地的梦中
湖面如镜，倒映天上星辰
微风拂过，荡起层层涟漪
月影在水中摇曳
如同游子的心事，轻盈而无拘

树影婆娑，伴随夜风低语
诉说着古老的传说和秘密
在这无边的静谧里
时间仿佛凝固，化作永恒的诗篇
遥望那一枚皎洁的月色
思绪飞扬，穿越千山万水
在心灵的深处，找到归属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依旧纯净不改

月光是夜的温柔守护者
轻轻抚慰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在她的怀抱中

永遇乐·冬日过望江武昌湖湖梢

●虞生

川瘦逶迤，跃金万点，惊现龙尾。
龟首高昂，神蛇尾摆，隔水千秋峙。
针茅峻峭，高擎毫笔，山水欲描天际。
渚中鹤，云宵斜插，倏又击水嬉戏。
漏底丛草，参差黄灿，却有青葱纤卉。
弹柳风搓，枝条绿满，几粒鲢芭翠。

水牛立岸，午阳慢咀，竹笛无童吹起。
飞虹上、时鸣铁笛，响声脆脆。
注：1、龟、蛇：指雄踞武昌湖畔的龟山、蛇山。
2、飞虹：济广高速从武昌湖湖梢飞跃而过。

过程本身就是神迹

●金媛媛

2025年2月14日，王家卫执导的经典电影《花样年华》以“25周年导演特别版”之名重返大银幕，4K高清修复技术让影片的画面质感焕新，旗袍的色彩纹理、雨巷的潮湿光影、角色的微妙表情都得以更细腻呈现。原版结局以周慕云将秘密封存于吴哥窟的石缝告终，而特别版则是强化苏丽珍的独立性——她不必依附于任何男性叙事，而是找到了自我。所以这这不仅是一场时间与记忆的浪漫回顾，更是经典电影从“遗憾美学”到“未来可能性”的延展。

春雨漫空，我在这个早春的薄暮时分走进影院，赴这场跨越25年的“久别重逢”。

剧情早已熟稔于心，但时隔多年再来观看，依然沉醉。丝丝小雨中昏黄路灯下柔和的光线，湿湿的石板路上她神情忧郁的模样像一朵开放在阴暗处的清雅花朵。旅馆中缭绕的烟雾是周慕云一支接一支抽离的苦闷，他欲说还休的意在眉间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里悄然传达。在热闹的公告室，刚刚还谈笑风生的他突然安静下来，立于窗旁，天色忧郁，因为想

到她；在喧闹的麻将桌旁，刚刚还笑靥如花的她突然沉郁下来，伫立窗畔，神思黯然，因为想到他。

最不忍的一幕是他们预演最后的告别，她哭到不能自己，那份痛觉将爱意的深线全然呈现。她在外人面前的自我克制、谨小慎微和在周慕云面前的自然纯真、全然感性，形成令人心疼的对比。她的性感是天真纯洁的，但同时又令人觉得遥远而脆弱，她在情意的滋生、绽放、自省和犹豫之间摇曳生姿，跟她身穿的旗袍相辅相成，充满了迷人的魅惑。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笼罩暖光的2046号房间和飘动着耀眼红色窗帘的长廊，两人的爱情曾在这里得到过片刻安宁。离开香港去往柬埔寨之际，他问：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她用沉默来回避。他站在宾馆的窗前痛苦等待，然后黯然离开。她来到他的房间，呆坐在椅子上，眼泪开始滑落。

最喜欢的一幕，是电话接通了，她却什么都不说。电话这头的周慕云，电话那头的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听得见对方的心跳。在梁朝伟喂到第二声的时候，我的眼泪突

然就下来了。他对她的爱只在决定远走他乡时委婉表达过，转身是更深刻的抵达，有时候主动选择结束，反而能让某种永恒性在记忆的瞬间封存。带着回忆和怀念转身离开，隔着记忆中的雨巷相望，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绝不是一个传统女性无法冲破道德藩篱的故事，那份深情隐忍，人到中年我才真正看懂其中的美。以前不理解，苏丽珍为什么不跟周慕云一起走？现在却懂了。在滚滚里克制，是很尊贵的事情。多年之后，苏丽珍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独自抚养儿子，她生活得很好。如果能重新来过，我想她依然会选择那张船票，因为对于她来说，尊严和体面，比爱情更重要。

这年华，青涩逝去，真的会有别洞天。当然还是会觉得遗憾啊，但回头再看，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不再是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新的故事拉长了时间，新的相遇已经开始。那些共同经历的成长、彼此给予的温暖、互相激发的生命力，早已在过程中沉淀为人生的一部分，如同两颗星辰交错时的光痕。